

論大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基本序列

自然科学应列于社会科学之前

袁涌进執筆

編制一个合乎理想的完善的大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已是我国圖書館界一致的迫切的要求。这个大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必須要符合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因为圖書分類法不仅是組織藏書和編制分类目录的主要根据；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圖書和指导閱讀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圖書分類法應該怎样符合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和体现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呢？我們認為首先應該注重于大类的的基本序列，即基本大类的順序，及其相互之間的关系。

圖書分类，众所周知，是用圖書的知識內容（性質）或科學問題作为主要标准的，也就是按照知識或学科来进行分类的。为什么要用知識內容（性質）或科學問題为标准呢？因为这样才能够便于讀者的閱讀与研究。讀者需要圖書，一般是为了获得其中的知識。如果一个类目能够表达圖書的內容，那么，讀者就能按类取得所需要的知識資料。所以，圖書分类必須以知識門类或科學分类体系为基础。

那么，所謂“知識門类”又指的什么呢？毛主席曾經非常精辟地說：“什么是知識？自从有階級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則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見“毛泽东选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838面。）

根据毛主席关于知識分类的指示，世界上的知識都可以分为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部。自然科学是关于生产斗争的知識；社会科学是关于階級斗争的知識；而哲学則是关于自然的知識和关于社会的知識的概括和总结。此外，再也沒有別种知識了。这應該是决定圖書分類法基本序列的基础。圖書基本上也应该根据这三門知識来分类。

大家都同意哲学應該在这三門之中列于前位，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后次序。我們的主張就是自然科学應該在社会科学之前。

毛主席在他的輝煌的著作“实践論”里，首先就明白地指出：“馬克思主义者認為人类的 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产活动，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經過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知識，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毛泽东：“实践論”。見“毛泽东选集”，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281面。）

由此可知，在人类知識的发展中是关于自然的在先，关于社会的在后。如果要将这条真理应用于圖書分类法上，那么就应当以关于自然知識的圖書列先，关于社会知識的圖書居后。

圖書分類法的基本序列是分类体系的主要結構。它是一定的人們的世界觀的反映。圖書分类是圖書实际之間的客觀联系和关系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是人們對圖書的認識的表現，而不應該是人們憑着自己意志制造出来的次序。这是唯物主义的原則，也就是客觀性原則，是圖書分类所必須首先遵循的原則。分类体系的基本序列，既然是人对客觀世界的認識，所以必然要反映出一定的世界觀。社会主义圖書分类体系必須反映而且只能反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觀。大家知道，这个世界觀的基本內容，就是世界的本質乃是运动着的物質、辯証地发展着的物質。物質运动形态的轉化构成世界发展的过程。恩格斯早經指出，科学分类应以物質运动形态的轉化为基础。他說：“科学的分类。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轉变的运动形态的，同时科学的分类就是这些

运动形态本身之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9面）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客观实在的发展原则。按照这项原则，他把当时的主要科学排列成：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无疑，这个体系的序列原则——物质运动形态的转化过程——也应该是图书分类的基本序列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图书基本大类的顺序才能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过程，才能反映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知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要求在图书分类体系里把自然科学放在社会科学之前。显然，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要求的一个合理的、符合客观世界发展实际的图书分类的顺序。

所以，无论从世界的发展原则看或是从知识的发展原则看，无论依据恩格斯的指示或是毛主席的指示，图书分类的基本序列都应当以自然科学居先，社会科学居后。这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此外，正如許多苏联图书馆工作者所指出（卡米聶茨卡婭、洛德基巴尼节、阿扎田、伏罗諾夫、卡茨等。見“苏維埃目录学”，1957年，第45期及第48期），也符合于邏輯的原则。苏联关于图书分类法的最后决定也証实了这一点（苏联关于图书分类法的重要決議登載于“苏維埃目录学”，1958年，第51期；譯文見“图书馆学通訊”，1958年第6期，第21面）。道理很显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結論。

关于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的問題，在苏联图书馆界爭論了达四十年之久。这个決議确定了苏联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因而也就建成了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的体系。这說明了自然科学在先，比要求社会科学在先的理由充足一些，优点更多。我国現在开始編制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于苏联的这个經驗应该加以重視。

图书分类工作者都一致承認，图书分类必須根据知識門类，即科学分类体系，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知識分类。我們也同意，除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还需要增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綜合性图书两个部門。

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經典作家的著作，是包罗万象，貫串到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

著作之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規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剝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設的科学”（斯大林：“馬克思主义和語言学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5面）。它成为一切科学部門的理論基础。把它归入任何一門科学都会限制它的作用。因此，必須把它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由于它是指导一切的科学，所以列于第一位。

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部分，哲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因而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具体科学之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应用于各門具体学科的部分，如：政治經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都應該分入各有关部分，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之一，因而不入社会科学，而入哲学。但是必須在社会科学中列出參照类目。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告訴人們，什么是人类正确的世界观，而各門反映具体对象的科学的先后排列，即自然科学在前、社会科学在后，正好是具体地告訴人們这个正确的世界观的内容。

此外，有許多內容涉及一切知識部門或許多知識部門的綜合性图书和参考用的普通工具書。它們不能归入任何一門科学。但它們的綜合性只是形式上的，不能和貫串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因此，也必須为它們单独設立一个部。根据先內容后形式的原則置于最后。

所以分类法的基本序列應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綜合性图书五部。这样，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本身就具有了重大的指导意义、教育意义。

这样的序列是不是合乎图书馆讀者的实际呢？是，也不是。應該指出，图书分类法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單綫排列，而單綫排列总是或多或少有点人为的性質，即它只能表示从图书实际之間的多方面关系中选择出来的一个方面，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滿足了某些方面的需要，但不能同时滿足另外某些方面的需要。这就像一个綜合性图书分类法，常常不能滿足专业图书馆需要的主要原因。因此，問題就在于应该根据什么样的原則才能够更多、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要。一定的图书分类体系既然无法滿足一切讀者的多式多样、变化无常的需要和要

求，那就只能力求滿足讀者最經常、最基本的需要和要求。這種需要和要求，只能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體系的需要和要求，適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需要和要求，而決不能是為着當前實際便利的需要和要求。因為這樣的需要和要求是不固定的、容易變化的。如果為了短時間的便利而改變了經常性的體系，那麼，我們就會陷入狹窄功利主義的泥潭，就將時時更改分類法，使圖書分類法失去思想性原則，失去指導性的意義。這當然是不可以的。如果分類法能夠滿足讀者的最經常、最基本的需求，那它也就是符合了讀者的實際。但是它決不能滿足任何人在任何時間的任何需求，而這種局限性則是分類法的單線排列所無法避免的。從這一點說來，任何分類體系都是不能完全符合讀者的實際的。

對於社會科學列在自然科學之前的幾種看法的看法。

1. 有人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社會科學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不能被自然科學割裂。我們認為：（1）這三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但不是不能分開的。（2）圖書分類法的單線排列要求必須將它們分開。這是不可避免的缺陷。因為科學本身之間不是單線排列的關係，而是錯綜複雜的關係。（3）如果說，自然科學排列在社會科學之前，是割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聯繫，那麼反過來，也可以說，社會科學列在自然科學之前，是割裂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繫，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也是有着密切的聯繫。（4）社會科學列於自然科學之後，的確是使社會科學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遠一些，但不能破壞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來人為地列在一起。如果將自然科學倒置於社會科學之後，容易造成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貫串到一切科學之中的錯覺，容易誤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只局限於指導社會科學，而否認它對自然科學也有指導的意義。大家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內的具體應用。把自然科學列在社會科學之前就符合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先後次序。此外，為了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聯繫起見，我們也可以在社會科學內設立一個參照的類。

2. 有人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門社會科學，

因此，社會科學必須緊跟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

我們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極大部分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即社會科學，但不意味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是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關於自然、社會、思維一般發展規律的科學，是科學真理的概括與總結，是一門指導性的科學，不能把它降低到社會科學這一範疇里。不論是政治經濟學或是科學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或是其它各門科學，都同樣不能離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也只有依靠各門科學才能獲得發展，不斷豐富起來。既然如此，就不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社會科學而作為將社會科學置於自然科學之前的理由。相反，更應該以自然科學列在社會科學之前，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根本不應局限於社會科學範圍之內。

3. 有人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與社會科學一樣是有階級性的，所以要與關於階級鬥爭的科學即社會科學，列在一起。我們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是有階級性的，但不僅僅是階級鬥爭的科學，而還是概括生產鬥爭的科學。它雖然可與階級鬥爭的知識列在一起，但也可和生產鬥爭的知識列在一起。如果向將來看，到了共產主義時代，階級鬥爭消滅之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乃至社會科學，非但會繼續存在，而且還要大大的發展。如果將社會科學列在自然科學之前，很可能給人們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生產鬥爭知識是發生在階級鬥爭之後；認為階級鬥爭會永遠存在。這顯然違反了人類的知識發展的历史順序。

4. 又有人說：社會科學是關於階級鬥爭的知識，在目前還存在着階級鬥爭的時代，必須優先列於前位，以示重要並便於宣傳和推薦。我們認為，類目排列先後，在圖書分類法上，有三種不同的處理辦法：（1）指導性原則。凡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著作及各國共產黨和政府決議、政策、指示排在一切類目之前。（2）分清敵我原則。凡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類目列在前，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列在後，以示劃清敵我界綫。（3）客觀發展原則。除首先考慮以上二個原則以外，各門科學之間，及科學本身應當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也就是按照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系統排列。一般來說，應該是從一般到個別，從抽象到具體。在這裡並不意味着前者為重要，後者為次要。

我們認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人类进行两种不同范畴的斗争知識。两者之間并不意味着誰指导誰，或者誰重要、誰次要。如果硬說有重要、次要之分，那么根据毛主席在“實踐論”的指示：生产活动要比政治活动更重要得多，一切都必須为生产实践服务。全部自然科学，包括着应用技术，是人們認識自然界发展規律的科学，也是人們利用关于自然的知識来提高、改善和丰富自己物質生活的科学，是最切实的生产斗争的知識。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設时期，其作用尤为重大，那就更应当列在前面。

5. 主张社会科学在前的人，似乎有一个沒說出的理由，就是在过去圖書館工作中一般人習慣了这个次序。因此，改变这个次序就覺得不習慣，不順眼。也应当指出，在中国科学院也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合为一个学部的。但是所有这样的考虑都是以实际便利为出发点的。我們認為实际便利不應該是圖書分类法基本序列的主要原則，而習慣也是可以改变的。

总而言之，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也像对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同样的指导关系。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之后，並沒有必要将社会科学提到自然科学之前。無論是知識分类（科学分类）或圖書分类，都不能离开或违背辯証法的观点（历史的即发展的原則）和唯物主义观点（客觀的原則）来排列基本序列，圖書分类更不能主观随意地顛倒基本序列。必須合乎上述兩項原則（历史原則和客觀原則），然后方能产生一个合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类体系。

因此，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根据圖書

分类法必須具有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原則，我們覺得上述的基本序列是合理的。

附關於自然科学应列於社会科学之前的 参考資料

1.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6—210面。
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卷，第838面。
3. 毛泽东：實踐論。毛泽东选集，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81面。
4. 凱德洛夫：論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辯証法”。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
5. 凱德洛夫：恩格斯和自然科学。1947年，莫斯科，国立政治書籍出版局版。第4章——恩格斯和自然科学的分类（俄文）。
6. 凱德洛夫：孔德論自然科学的分类。世界文化史学报，1957年第6期（俄文）。
7. 凱德洛夫：論科学的分类。学习譯丛，1955年第10期。
8. 凱德洛夫：論圖書分类法問題。圖書館学通訊，1959年第3期，第19—25，28面。
9. 苏联关于圖書分类法的重要決議。圖書館学通訊，1958年第6期，第21面。
10. 苏联統一圖書分类法爭論情况简述。圖書館学通訊，1958年第1期，第31—32面。
11. 卡美茹茨卡婭：关于圖書分类法的爭論問題。中国科学院圖書館通訊，1957年第11期，第1—12面。
12. 苏維埃目录学編輯部：关于圖書分类法的几个爭論問題。圖書館学翻譯丛刊，第7輯——集中編目与簡化編目，1958年，中華書局版，第96—123面。

編 者 的 話

圖書館是党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武器，它負担着对讀者兴无灭資的思想教育任务，同时它又負担着为科学研究服务、向人民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識的重大任务。为了使我們胜任愉快地負担起这些任务，圖書館工作者必須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提高工作水平的关键問題之一。因为，在目前圖書館学、目录学中还有很多問題，存在着不少爭論。这些問題，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見解，通过討論与爭辯，問題会搞得更清楚。真理愈辯愈明。

在相互批評、相互取长补短的基础上，爭論的問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那么，在具体工作上，可以根据这些不同見解去进行研究、探討，看哪些工作是合乎客觀发展規律的，哪些工作是不科学、不合乎邏輯的。我們相信，通过这些爭辯和研究，我們的工作就能更好地为政治、为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本期刊載的有关圖書分类方面的六篇文章，就是在这种精神下发表的。希望全国圖書館工作者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都可以展开爭論。只要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各种看法，我們都打算发表。